

恩师李典则

■王羨荣

李典则同志是我的老校长，他思想进步、学识渊博、德高望重、平易近人，如今周口60岁以上的老人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提起他都会伸出大拇指。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，作为学生，我脑海中常常浮现他的音容笑貌……

思想进步 敏而好学

李典则名正型，1899年1月24日生，原籍河南省西华县黄楼村，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周口市。幼年从其父李敦仁（清末己酉科拔贡）读儒书，后在周口致远高等小学堂就读，敏而好学，成绩优异。1922年，致远小学数十名毕业生，只李典则一人考入河南省立第二师范（校址在淮阳城内）。毕业后，于1930年秋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大学。

当时，中共地下组织在该校活动相当活跃，李典则同志深受影响，积极参加了宣传鼓动工作。一天，国民党特务突然窜到美专搜捕共产党人，当时有位党的地下工作者将党的机密文件交给李典则，他机警地藏在厕所茅缸里，并用荷叶遮盖缸口（该校常用荷叶盖茅缸），使这位地下工作者幸而脱险。

1933年夏，李典则从上海美专毕业，被淮阳县立师范学校聘为美术教师，1935年10月接任商、淮两县联立中学（校址在周口南寨西门里黄杏樵）校长，曾聘请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彭正浩、李玉亭、张君膺、鲁雨苍等任教，他对学生学习和纪律要求严格，教学质量蒸蒸日上，使商淮联中在周商一带颇有声誉。

千方百计 掩护同志

张君膺系我党地下工作者，他在学校暗暗开展革命活动，被国民党周口市党部书记马道本发觉，向河南省绥靖公署秘报，绥署电令驻周口特派员周济武，会同当地警察局逮捕张君膺，镇解绥署。周济武将李典则叫到他的住室，告知逮捕张君膺的密令，李典则故作镇定地向周说：“周口就这一所中学，如果在这里逮捕，群众知道学校里有共产党员，谁还敢让孩子到联中来上学，这样联中不就垮台了吗？张君膺是荥阳人，学校很快就要放假，他回家势必经过漯河，如在漯河逮

捕，周口群众都不知道，学校也不受影响。”周济武接受了李典则的建议，决定在漯河实施逮捕。李典则回到学校已夜深人静，他悄悄告知张君膺，让他迅速离校，并再三叮嘱，千万不要走漯河，张君膺才幸免于难。

1938年10月，党的地下工作者、七区专署督察长郝久亭，在周口西郊胡营村召开党的秘密会议，何可人、孙思贤、杨仲民等均出席会议，李典则应邀列席。会上决定广泛发动群众，组织抗日武装，并决定由专署推荐、商水县政府委任李典则为三区（邓城）区长，杨仲民为区员。他俩任职后，积极组织地方武装，准备与西华县共产党胡晓初部会合，进行抗日游击活动。不久，他们的活动被驻邓城的军统特务觉察。一天，这个特务约李典则到他家，突然问：“李老师（因他老婆是李的学生），你们区里有个姓杨的共产党员吗？”李典则同志早有思想准备，便毫不迟疑地反问道：“我是县政府委派的区长，如果我这里有共产党，还用你来问我吗？”弄得这个特务很尴尬。转眼看见典则同志身上披着狐皮袄，他羡慕地说：“李老师，你这件皮筒子怪出色呀！”李典则慷慨答道：“要想穿，这就送朋友！”说着便把皮袄脱下，披在特务身上。数日后，特务邀请李典则到他家做客，李大胆地偕杨仲民同志作陪，并当面向特务说：“仲民是我的好友，当然也是你的朋友，今天咱们聚会欢饮，就等于‘三结义’了。”通过如此周旋，这个特务也无可奈何了。

李典则同志在邓城任区长不到半年，终因“红头”嫌疑被国民党政府撤职，被商水县立中学聘请，任教务主任。当时，商水县党部书记尚忠，对李典则倾向共产党非常忌恨，对黄楼小学教师、我党地下工作者张西康同志的革命活动有所觉察，与商水县政府密谋逮捕张西康，嫁祸李典则。典则同志获得这一机密后，深夜悄悄离开学校，翻越城墙，急行20余里，跨过沙河，潜回黄楼告知张西康，让他星夜转移。李典则同志于黎明前赶回学校，师生们无人发觉。次日，商水县政府果然派遣军警奔赴黄楼小学，逮捕张西康，扑了个空。

发动学生 宣传抗日

1937年4月，李典则同志到商水县立第三小学（校址在周口南岸平王庙）任校长，对蒋介石顽固推行所谓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祸国殃民政策极为不满，他同进步教师李玉亭、李俊亭、张侠、朱贡禹、王馨浦等，以商水三小为基地，组织发动全校师生，先后在周口镇内、郊区，商水、西华及淮阳等地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抗日救亡活动。一是向学生及家长宣传抗日救亡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；二是组织师生散发《抗战三日刊》，张贴新闻墙报，激发群众抗日情绪；三是募集“救国捐”，慰劳抗日将士；四是组织歌咏队，公演街头剧，深入街道、农村，利用集市舞台，大唱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、“牺牲已到最后关头”、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等抗日战歌，有力地唤醒了群众。

1944年夏，日寇大举进犯中原，周商一带相继沦陷。李典则同志毅然中断教学生涯，从邓城返回故里黄楼，过起田园生活。一天，汉奸头子任赞亭带领人马来到了他家威胁说：“老表（任和李有亲戚），请你务必在三天内凑集10支枪给我送去，否则，别说‘对不起’，咱们到皇军鹤杏佛那里见！”典则同志只好假意应允，任一走，他即只身逃往漯河，以卖画做掩护，却暗地里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。他为了表达抗战爱国的决心，先后给三个儿子取名“抗”、“战”、“建国”。

1945年8月，抗日战争胜利了，李典则同志结束了田园生活，重新回到教育战线，再次出任商水三小（在大王庙）校长，笔者当时在该校上五年级。次年春，他在周口南寨陈会馆创办私立豫东中学，1947年春，国共两党展开拉锯战，时局不定，学校经费无着，教师生活无法维持，李典则同志夜以继日绘出国画数十幅，亲自裱糊，然后请教师分送给当地富商绅士，使其慷慨解囊，从而缓解了学校经费的紧张。

为党为民 积极工作

1948年，周口解放了，全市一片欢腾。次年春成立周口市公立中学，市政府任命李典则为该校副校长

长，主持教务。当时周口刚刚解放，百废待兴，干部奇缺，李典则同志动员了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参加工作，如今，已有不少人走上县、市、省领导岗位。

1950年“土改”时，国民党国大代表、周口开明绅士李绍虞，因对党的土改政策不够了解，疑虑重重，曾试图外逃。李典则同志得知后，即找他谈心，阐明党的政策，解除了他的顾虑，使其安下心来。

1951年5月16日，周口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通过民主选举，李校长当选为周口市副市长。此后，周口市与商水县两次合并期间，均为商水县副县长。他担任市、县领导工作以来，分管文教卫生工作，虽年近花甲，且兼职较多，但经常深入基层，接触广大师生及医护人员，为他们排忧解难。

李典则校长绘画攻竹菊梅兰，尤擅墨竹，在豫东一带知其人必知其竹。他的绘画创作最活跃时期，是在1940—1950年间，这期间的作品除做交际馈赠之外，曾为筹措办学经费进行过义卖，他也曾为逃避反动政府的迫害以卖画为生。他创作的《新篁解箨》、《风竹图》及《四喜图》（四屏），均系五十年代作品，笔法简练秀雅，墨色妙趣横生，堪称得意之作。可惜，由于十年动乱，这些作品已不复重见。

生活朴素 平易近人

李典则先生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在上海求学三年，回来后又常在周口、商水和淮阳等地工作，生活却非常朴素。1946年在商水三小当校长时，他剃着光头，身穿土布便服，就像一位地道的农民，走在街上谁也看不出他是校长。在学校里每到课间活动时间，他总是搬个凳子，拿着画夹给学生画像，让我们在一旁学画，一笔一划地教，有时还让我们自己画，他在一旁做指导。校长对我们的生活特别关心，记得有一次放学时，他看见一些学生脖子脏，便在讲台上教我们洗脸时怎样洗脖子，他在台上背对着我们示范，伸出两只手洗脸，将八根手指洗脸，两根拇指在耳后洗脖子。从那以后，我一直用这种方法洗脸。如今，60多年了，校长讲话时的场面我还历历在目。

李校长严以责己，宽以待人，

公私分明，一丝不苟。他虽身为领导干部，但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化。在周口一中居住十余年，全家六口人仅住一大间草房，迁居北寨安澜街后，祖孙三代数人仅住两间房子，拥挤不堪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在周口地、市领导的关怀下，居住条件才得到改善。

遭受挫折 无怨无悔

十年浩劫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，李校长也深受其害。“文革”初期，“造反派”以莫须有的罪名，给他扣上“反革命”的帽子，抄了他的家，多年珍藏的名贵书画均被洗劫一空；并让他戴高帽子游街；还先后被集中到郸城和周口北郊林场进行批斗劳改，使其失去自由，受尽折磨，长达数年之久。但他一如既往，泰然自若。给亲友的信中一再表示：“我热爱共产党，热爱毛主席，热爱社会主义。”他为友人画竹子时挥毫题词：未曾出土先有节，待到凌云更虚心。其铁骨铮铮，坚贞不移，高风亮节，跃然纸上。

1978年，中共周口镇党委对李典则同志在“文革”期间蒙受的不白之冤，予以平反。当他捧读“平反通知书”时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对共产党的英明、伟大，感激涕零。

1980年，周口恢复市建制以后，李典则同志先后任周口市第四届政协副主席、第六届人大常委及河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。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衷心拥护，为党的统战工作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。

李公典则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，呕心沥血，殚精竭虑，亲手培养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，战斗在不同岗位，诚可谓“桃李满天下”。他晚年患病期间，弟子前往医院探视者，应接不暇；在外地工作未能亲临探望者，多致函慰问。同时，周口市与商水县党政领导对他患病极为关切，经常至医院看望，院方也精心治疗，提供方便。但因其年迈体弱，久治无效，终于1982年11月18日凌晨溘然长逝。

李公典则生前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而党组织总是说：“党实际上早就把你当作共产党员看待了，你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影响要大。”因此，中共周口市委、地委虽上报，而省委没有批示。但他的子女多是共产党员，其侄李渊同志（共产党员，河南日报社离休干部），曾赋小诗一首告慰公典：常念早期多壮志，今惜晚年少遗篇。劝叔休作三生叹，去而无憾笑九泉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

布衣将军

（节选）

王笑南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：梁祖文

12.三合村外小树林里。
晨曦初露，远村朦胧。敌兵渐渐接近了村头的小树林。

王排长猛然大喝一声：站住，交枪不杀！

一声枪响，划破了黎明的天空。
敌人刷的一声，卧倒在地上，准备战斗。

王排长大声命令：一连，从左边包抄，二连，从右边包抄，不许放走一个！

何力看了一眼卧倒在身边的胡临聪，说道：钧座，弟兄们都已被共军打怕了，我看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。不

然，这一路不知道还会有什么麻烦呢！只要活着，蒙过一关是一关。

胡临聪叹了口气：唉，反正老蒋也顾不上我们了，给弟兄们留条活路吧！

何力对着小树林喊：别开枪啊，我们交枪！

6位民兵持枪对着敌人，两位民兵收拾敌人丢弃在地上的枪支弹药。

天色已亮，何力看着英姿勃发的8个民兵，说道：就你们8个八路啊！

王排长自豪地说：不服啊，不服就把枪还给你们，打一仗看看！

天亮了，村子里呼啦啦涌出一群

村民，帮助收拾武器，看押敌人。

何力：谁还想打仗啊！同志，想法给弄点吃的吧，跑了整整一夜，滴水未进，人都快饿坏渴坏了！

13.鹿邑县枣子集。

王排长向张笑南报告：报告县长，我是张集区三台楼村民兵排长。今天早晨，我们捉住了37个逃窜敌兵，里面还有两个军官。那两个就是！

张笑南打量了一下这两个人，一个（胡临聪）40多岁，宽宽的肩膀，矮胖的个头儿，营养良好，红润的脸庞兮兮的，穿一件褪了色的黑棉袄，有点瘦小的棉袄紧紧裹着发福的身子，显得很不协调，手里拿着一个窝窝头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。另一个（何力）20多岁，瘦长脸，高个子，穿一件破旧黑棉袄，大小显得很不合体，手里拿着一个窝窝头吃着。两人显然都是经过乔装打扮的。

张笑南走到胡临聪、何力身边，两人顿时紧张起来。

张笑南：二位别紧张，我是鹿邑县长张笑南。请问二位是干什么的？

胡临聪：张县长，我姓唐，是从国民党部队逃出来的，原是四十一军二十一团军需。

何力：张县长，我姓王，在连队当司务长。

张笑南哈哈一笑：看二位的气质，就不像一般的人物。不过，唐先生，王先生，不觉得你们今天的化装术太蹩脚了吗？

胡临聪、何力心头一震，低下了头。

张笑南微微一笑：两位既然不是普通士兵，我们自然格外照顾了。（张笑南冲着身边的警卫员说）小张，把两位先生请到乡政府，中午我做东，准备几个小菜，一瓶宋河粮液，请郑部长作陪。

14.餐桌上。

张笑南谈笑风生：我们这枣子集产的宋河老酒，在隋文帝杨坚、唐高祖李渊时代就名声大振了，唐太宗李世民每年清明到鹿邑祭拜祖先老子，哦，就是大闹天宫里的太上老君，用的就是这个酒。二位走南闯北，不知品尝过没有？

何力：早就听说，没有喝过。

郑部长插言：东奔西走，难喝到宋河好酒啊！来，二位，干！

胡临聪端起酒杯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边，似有重重心事，抿了一点点，就放下杯来。

张笑南：唐先生，这酒味道如何？

胡临聪点点头：不错！

张笑南：那张某就敬唐先生一

杯！

胡临聪：岂敢！

胡临聪仍是小心翼翼地抿了一点，就放下杯来。

张笑南：唐先生不开怀畅饮，莫非嫌本地糟酒？

胡临聪：岂敢！

郑道宗：既然如此，唐先生，郑某就奉陪一杯！

胡临聪：岂敢！

胡临聪喝酒模样依旧。

张笑南：看来唐先生不胜酒力。咱就说说鹿邑先贤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吧。老子云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如今，贵党蒋总裁不仁，对人民缺少仁爱之心，抗战胜利后，不思民众休养生息，反而投靠美国，挑起内战，再陷民众于乱战之中，这种独裁、卖国行径，自然丧失民心。贵党这次败局，不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吗？

一直保持沉默的胡临聪忍不住了：张先生，我承认国民党腐败无能，丧失民心，战争也败局已定。但要说我们投靠美国，丧权辱国，在下却不敢苟同！（胡临聪举起面前的酒杯，一饮而尽）你们为什么要把旅大交给俄国人呢？

（151）待续